

◆ 文本细读

意挚情真自有诗

——读杨宗兴诗集《投向春天的探照灯》

唐陈鹏

《毛诗序》早已指明,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

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中国的新诗写作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隐忧。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新兴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诗歌的写作门槛空前降低,口语写作日趋泛滥与庸俗化,各类针对诗歌形式与技巧的实验亦大行其道,由此造成诗歌的情感内质被抽空,题材同质化、诗旨无意义化甚至恶俗化等现象逐渐凸显。因此,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当我读到杨宗兴先生即将出版的诗集《投向春天的探照灯》的打印稿时,很快便被其不染铅华、情真意挚的文字所触动。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杨宗兴先生坚持诗歌创作已逾四十年。由于他一直在被称为“楚南极边”的湘西南边陲的苗族山区工作、生活,而且既不汲汲于发表作品,也无意参加当下诗歌圈内名目繁多的各类活动,故而长期以来,其人、其诗皆不为大众所晓。不过,也正是因为先生数十年来都是在默默无闻、毫无名利干扰的状态下忘我写作,所以他笔下的诗篇自然而然便成为他内心情愫的“直写”。因此,如果单从形式、技巧等方面来评鹭,先生的部分诗作似乎并不打眼,但若论情之真、意之挚,以及从其诗作中自然呈现出来的朴拙诗韵,则先生的诗着实不可轻易忽略。

在《投向春天的探照灯》这部诗集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对亲情与乡土的细腻书写,充分展现出其以情为诗的创作理念。父母之爱子,不仅处处为之计深远,甚至随时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所以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往往也是既纯粹炽热又历久弥深的。在先生的诗作《漆刀注视我》中,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墙上那柄漆刀/倾身向前/追赶父亲远逝的身影//父亲走后,儿子们没有/重复他的故事/曾经养活我们的漆刀/被历史遗弃/在岁月的转弯处/我忽然发现锈迹包围的漆刀/希望最后割一盖漆/镀亮父亲苍白的照片。”静水方能流深,真正的深情并不是巧词丽句的叠积,也不是内心情绪的无序宣泄,而是在不动声色中揭肺腑示人。在上述这首诗中,作者通过父亲赖以养活家庭的漆刀这一物象,以平静而克制的语气,层层推进,在拟人化的漆刀与对父亲记忆的连接中,细腻无声地表达出对父亲的无尽怀念。

而在《炊烟生长在屋顶》一诗中,作者亦用含情脉脉的笔触书写了对母亲

的爱意:“炊烟,母亲栽种的粮食/没有风的时候/从屋顶直立上升/无枝无叶/也看不到花朵和果实/上帝却闻到乡村的美味//微风徐来/炊烟摇曳着身姿/村庄很静谧/想想母亲/感觉有一种幸福的痛。”在作者的眼里,炊烟是家的象征,更是勤劳劳作的母亲的象征。所以在诗歌的开篇,他将炊烟巧妙地比作母亲“栽种的粮食”,并通过无风、有风两种场景的切换,呈现出乡村的含蓄、宽厚、安静,而这也正是母亲这位炊烟“栽种者”的性格。在平实、沉缓的叙述之后,作者终于展露真心“想想母亲/感觉有一种幸福的痛”,读来是那么隐忍克制,但这种隐忍的力量恰恰能够拨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根琴弦。

除了亲情,对巫水岸畔的苗族村寨及其生活的多维描绘,亦是先生用力颇深的主题之一。不少作家都将故乡作为自己的“文学原乡”,以此为坐标轴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迟子建的漠河等即是明例。对先生来说,湘西南边陲的这片巫风浓郁的苗族山区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工作、生活亦不离于斯。因此,在叙写一切与苗疆大地有关的人、事、物时,他的笔端常常无法自抑地蓄满情感。如在《筒车,哺乳七月的田野》一诗中,他写道:“雨水被太阳挤了又挤/水流泻千里入地三尺/古老的筒车赶往河边/昼夜不停/哺乳七月的田野。”寥寥数笔,便将干旱时节筒车如母亲一般夜以继日地哺乳稻田的情景刻画了出来。作者笔下的筒车,远不是一个灌溉田野的工具,而是古老乡村的滋养者与守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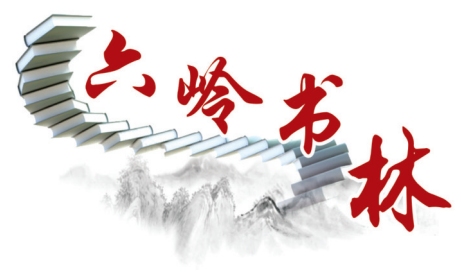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在先生的诗作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他对生命、人性与社会的真诚反思,这亦是其诗歌创作中“情真”特质的折射。如在《壳的哲学》一诗中,他揭示出人性复杂与晦暗的一面:“人去楼空,灵与肉怎样复合//蝉蜕依附于松树/曾经的那只蝉,其鸣远矣/歌者无法回到从前/蜗壳紧贴在高墙/曾经的那头蜗牛,其迹终矣/行者无以回到前生//人戴上面具便是鬼/心无所忌其言必真/巫师把人扮成鬼/鬼把人还成人。”人生在世,大多数人都渴望自己能永葆赤子之心,但是在复杂的人事与名利的沉浮变幻中,人们或迷于利欲、或迫于现实压力,逐渐出现灵与肉的疏隔,最终不免误入歧途。所以,诗人在开篇即抛出一个问题:在纷繁的社会中,灵与肉怎样复合?接着,他连续用蝉与蜗牛为例,说明二者虽然脱离了束缚自身的“壳”,却难以再回归本我。铺垫至



此,作者遂以苗乡的雉戏为喻,指出人类社会常常出现这样的怪象:当人们以人的面目在世间生活,却往往言不由衷乃至谎话连篇,而当人们戴上面具、套上“壳”成为“雉”的时候,反而能够“心无所忌其言必真”。作者将这种怪象精辟地总结为“巫师把人扮成鬼/鬼把人还成人”。在人类社会中,要想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人,往往需要通过套上“壳”“扮成鬼”才能实现,此中况味,谁可共知!而在《关于叶子》《站立》等诗作中,先生对心灵与社会秩序的提问也颇令人深思。

当然,需要实事求是予以指出的是,由于先生过于注重情真意挚而忽略了对诗歌写作技艺的打磨,导致其部分诗作有“佳句”而不成“佳篇”,少数几篇诗作在处理一些宏大的主题时,其情感的抒发略显单调与直白。但从整体上看,这部诗集正如它的名字所喻示的那样,是作者对人间美好的事物投去深情的探照灯所观察到的结果。先生对以情为诗的创作理念的坚守,使得其笔下的文字常常能在平实冷静的叙述中,给人以灵魂深处的触动。这足以说明,意挚情真永远是诗歌的生命线,重真情而不重技巧的写作是可以写出好诗的。那些光靠“炫技”而没有真情实感的写作,永远也深入不了人心。

(唐陈鹏,城步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博士)



◆ 文本细读

一幅生动而真实的乡镇生活画卷

——赏析唐慧忠长篇小说《一年》

唐吉民

与唐慧忠相识近二十年,他年长于我,既是良师也是益友。多年前,他曾慷慨赠予我一本他的散文集《人生显微镜》,这本书成为我闲暇时光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最近,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一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以独到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勾勒了一幅中国乡镇干部工作与生活的生动画卷。

本人作为一名在外打拼的“80后”农民工,曾在湘西南农村生活多年,与乡镇干部有过不少接触。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让我对他们产生了误解和不满。当我一口气读完《一年》,深刻体会到乡镇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该书生动地描绘了乡镇干部在工作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以及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这使我意识到,之前我对乡镇干部的看法可能过于片面,甚至有些误解。事实上,大多数乡镇干部都是尽职尽责、勤勉工作的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和悲欢离合。他们在推动乡村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往往不易被外界看到。通过这次阅读,我对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开始更加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工作,也更加感激他们为乡村发展所作的贡献。

据我所知,唐慧忠曾在某偏远乡镇任职数年,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因此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作者的语言质朴而充满温情,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乡镇的日常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蕴含着真实而动人的情感。这里既有欢笑也有泪水,是一幅生动而真实的乡镇生活画卷。

虽然作品背景设定在乡镇,但它的视角并不局限于此。唐慧忠以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通过城关镇的一系列故

事,生动地映射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一年》这部作品,通过主角尹志刚处理的一系列事件,生动地表现了乡镇治理的复杂性。尹志刚直面现实问题,竭尽全力去履职尽责。尹志刚所面临的挑战和选择,是每个乡镇公务员或是在职场奋斗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他的思考和决断过程,深刻地触动了我,让我重新反思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许多决策。尤其是在他在处理个人感情和政治生涯之间的矛盾时,那种内心的挣扎和最终的抉择,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维度。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年》中的女性角色刻画深刻而富有内涵。李雅茹作为镇纪委书记,其形象生动且传神,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公正无私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重。通过这一角色,作者不仅展现了职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更传达了她们在打破性别偏见、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与不懈努力。与此同时,尹志刚的妻子胡一枝则被塑造成一个贪婪自私的形象。在作者细腻入微的笔触下,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可以说,《一年》不仅仅是一部简单地反映乡镇生活和工作的小说作品;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每一位读者内心深处对于理想生活状态的渴望,同时也揭示了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如何面对困难、克服障碍,并且不断成长进步的故事。无论是从对乡村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还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探索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而又充满温情的观察视角。

(唐吉民,邵阳市作协会员;唐慧忠,新邵人,中国作协会员)

序与跋



『江花』烂漫,诗文璀璨

——《江花》(2024年卷)编后记

艾华林

金秋十月的一天,编选20余万字的《江花》(2024年卷)时,夫夷河静美的画面浮现眼前,悠悠流淌的河水与“江花”绽放的烂漫,让我夜不能寐。这些优美的诗文让我这位漂泊异乡的游子对故乡产生了深深的眷恋,而在我深情地回望故乡时,夫夷河流经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景观也变得清晰夺目起来。“用梦、光、时间的手指,敲响夜之鼓,敲响红丘陵每一根田埂路的尾巴。”诗人邓杰以道劲有力的诗意笔墨描绘了红丘陵的一派苍茫和充满希望的春天景象,令人动容又心生欢喜与力量。

作为“中国油茶之乡”人,我对油茶有着深刻的记忆。《江花》(2024年卷)中,收录了蔡镇楚先生关于油茶的小说。他以石竹山榨油郎蔡纯河坚守祖传古油榨坊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描述了其与族叔蔡锷将军、蔡锷恩师

樊维先生、同乡历史学家吕振羽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再现了中国油茶之乡的美丽画卷与时代风云。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心生崇敬。

邵阳处于偏僻的湘西南山地,这种艰辛的生存场域塑造了邵阳人彪悍的民风。因此在这一带,流传有非常多的奇人异事。曾以网络作家身份入围茅盾文学奖的邵阳县籍小说家李晓敏,就写了大量有关宝庆民间人物的传奇故事。《江花》(2024年卷)中收录了他的小说,语言优美流畅,故事精彩耐读,富于哲理,给人震撼与启示。

此外,张建安先生的“夷江物语”,写家乡文人的赤子之心,有“潇湘水云”无限意的怅惘,更体现出文人的忧患意识及家国情怀。“江花”烂漫,诗文璀璨。

(艾华林,邵阳县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文艺广角

《我自乡野来》出版发行

王文利

近日,刘诚龙散文集《我自乡野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刘诚龙,新邵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暗权力》《风吹来》《谁解茶中味》《将进食》等十余部作品,其《回家地图》一书曾荣获第七届毛泽东文学奖。

《我自乡野来》收集了刘诚龙最近几年所写的82篇美文。他以其家乡铁炉冲地理风情、民俗人情、人物命运为书写蓝本,怀着虔诚和敬意,以敏锐的洞察,将日常所见化作真诚的记述,将生活所历绘成鲜活乡野,细数故乡的岁月温情、故乡人的朴实与艰辛;既记述了作者从铁炉冲“走出去”的梦想,也描写了多年后从外面

“走回来”的经历。作家自乡村来,回乡村去,见乡村之发展,感乡村振兴之幸事,精绘勾勒,浓彩上色,书写了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乡野。书中的乡俗俚语,带着本色生活的厚重与质朴,不落窠臼;独特的叙述方式,既描写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没有规避人性的幽微。书中对故乡的温润感悟,对时光与亲人的怀念,对世事变迁的体会,敲打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我自乡野来》不仅是一本记录个人记忆的散文集,更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家庭亲情、自然生态和生活哲学的深刻作品。同时,该书收录了作者实拍的故乡影像,乡野风情跃然纸上。

乡情满溢,最抚思乡意

我自乡野来



在这里,乡情凝成了动人的诗意
让您于字里行间,与故乡重逢
治愈那颗漂泊已久的心

每一个字符,都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每一行文字,都能触碰到您内心最柔软角落